

世界故事

女孩的故事

秦文君 著

故事和生活故事系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知识故事和生活故事系列

秦文君 著

女孩的故事

故事大王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的话

我叫秦文君，属马，喜欢像马一样到处去走走。我到过很多地方，认识不少人，可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我最初的挚友。几经沧桑，又在几次火灾中以身历险，挚友们的照片已荡然无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急于把我们的共有的岁月写进这本书中。

让这本书代表我的记忆。

1992.11.11



秦文君，1954年出生在上海，初中毕业后曾去黑龙江谋生。1982年起发表作品，已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男生贾里》及中篇小说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选》，短篇集《少女罗薇》等，计二百万字；其中《四弟的绿庄园》、《别了，远方的小屯》等作品先后二十余次得各类儿童文学奖，《四弟的绿庄园》等作品还被译成外文。

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少年文艺》编辑。

目 录

第一章	前世姻缘	1
第二章	父母之爱	10
第三章	同心人	19
第四章	师道	29
第五章	青春有悔	40
第六章	背景	50
第七章	梦醒时分	61
第八章	亲情	72
第九章	驿动的心	79
第十章	恐惧	88
第十一章	快乐	96
第十二章	天真的丑陋	106
第十三章	亲戚盈门	115
第十四章	结拜姐妹	125

第十五章	一个女孩的悲哀	135
第十六章	女孩的轨迹	147
第十七章	才能卓绝	158
第十八章	成熟	165

我最早记住的与爱情有关的句子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意思是姻缘前世就已修好。

第一章 前世姻缘

我们初一甲班最优秀的男生博士张原名张小伦，他的脸很漂亮，方方的，人也很富有诗意，按我的意思，他应该叫罗丹什么的，张小伦这个学名只配给那些女里女气又从骨子里俗出来的人。至于博士这个外号虽然有点尊称的味道，但毕竟像个秃顶的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儿。

有一次课后，博士张正在教室中评点一个男生的鱼雷模型，说它外型像个乌贼。他撇着嘴，表示不屑一顾。那时我正在做值日，不知是被他的比喻逗笑了，还是本身就想笑正巧找到了藉口，那一阵，我时常无缘无故地会笑出声来的，反正那天就笑起来。

博士张也笑起来，他友好地说：“我两年前就做过一个飞机模型，你想看吗？”

隔了一天，博士张就带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制作的战斗机模型。他喜欢拍照，近乎疯狂，拍外景拍动物拍他所有的制作，听说他还自拍自己，吃饭睡觉上厕所，什么都拍，拍完就自己冲印。据说他还能用特技，让一张照片上印出他本人的九个脸，一个一个排列起来；还有一张照片上面布满眼睛，极其恐怖。但博士张陆陆续续给我看的照片都是很清晰很正气的。其中有一张半身照，照得比他本人还好，而且，他居然也给照片题字为“罗丹”。

这种神秘的不谋而合简直吓人一跳，然而事情总是就这么一触即发。我喜欢他这张照片胜过喜欢他本人，而他也看重这张照片，所以也注意起喜欢这张照片的人。过了几天，他送了这张照片给我，他说他一共加印了十张，可能想要广为散发。

照片背后的题字除了“罗丹”的自称外，还写了“摄于3月15日生日”。我不看则已，一看便感觉一切大乱；我也是3月15日出生；再注意一下，他家住在我家隔壁一条弄堂里，我家是1号，他家也住1号。这些巧合弄得我心慌意乱，简直怀疑他是我的孪生哥哥。我故意跟外婆说这一切，一边察颜观色，

因为外婆通晓家族中的一切秘密，而且她老了，常常会中我的圈套。不料，外婆对这个话题没多大兴趣，只是淡淡地说：“你们一定是前世有缘。”

不久，我就证实了博士张并不是我的胞兄，他有一辆旧的名牌自行车，他把它当威风的坐骑，总在路上呼啸而过，骑得飞快。星期日下午，他总是把车推到弄堂中来擦拭。那天，他父亲也推出自己的车，紧挨着他擦拭着。他的父亲平日不苟言笑，脸瘦瘦的，仿佛不配做他的爹。可那天，父子二人那擦车时带着的珍爱车子的神情如出一辙，两个人鼓着腮帮校正车笼头的举止也一模一样，没有血缘关系似乎不可能相像得如此惟妙惟肖。

李生兄妹的瓜葛解清之后，所有的巧合就被归结为一点：前世有缘。后来，班里的灵巧女生柯玲玲知道了我心里的疑点，她吃吃地笑得头往我肩上拱，说她回去问过她妈了，她妈说这个缘份非同一般，不是前世姻缘绝不会这么神乎其神的。这番话让我无地自容，有些心虚，再见到博士张时总有些窘，特别是柯玲玲总在他出现时，拼命地捏我的手，她的过份的激动总让我感觉有火焰在灼烧着脸，弄不清是害羞还是恼怒。

柯玲玲的母亲是我们这一带闻名的快嘴女人，

但我没想到她会出卖我，居然冲着博士张开玩笑，提那个姻缘。

好在博士张绝不是那种胆小内向、容易患相思病的男孩，他给我递纸条，一张纸条内只写一个字，连着四天才破译他的意思：别信谣言。我觉得这也正是我所要阐明的，所以就像要想说的话突然让别人抢先说出，一时倒闷掉了。这一切又让我感觉无力去抗争关于有缘的说法，因为它不容否定。

到了第二年春天，外面传说这儿会闹海啸，我们班的男生管文桦那儿每天都有些小道消息，什么海啸就是天崩地裂，整个城市化成汪洋大海。管文桦是个头发油光光的男生，他的高身坯占了一项全班之最，他成绩一般，但以消息灵通在班内大出风头。他说到海面上到处浮着死尸时，博士张插了一句，说管文桦何必吓成这样，真是徒有其表。

管文桦是个样样肯吃亏就是死要面子的人，他开始还击，奚落博士张的母亲像个爱享受的地主婆，说他家是呢绒商出身，家里整锭的呢绒就是卖货时黑着心揩油挣来的。博士张也开始用他的伶牙利齿讽刺对方。柯玲玲她们在一边观虎斗，谁口出妙语她们就为谁喝彩。我动手拉柯玲玲，但她此刻已换了个人，眼睛发光，十分亢奋。

两个男孩骂了几个回合，就止不住地要动手。管文桦稍一迟疑，博士张就伸手一拳。博士张出拳又狠又准，很有章法，但像正规的拳击比赛，不如管文桦那么放开。管文桦拳脚相交，很快就把博士张逼到楼梯口，突然，管文桦虚晃一枪，脚下一个扫蹚腿，只听“咣”一声，博士张滚下三四阶楼梯，坐倒在那儿，管文桦这时已红了眼，捏紧拳头准备再次进击。这时，我和几个女生一起上前，围住管文桦，拉的拉，劝的劝，硬把这场武斗平息掉了。

博士张遇难，我们拔刀相助，在我看来，这会使友情升华一步。然而事违人愿，事后博士张却来讨伐我，他的脸由于恼怒而变得十分触目，让人心惊肉跳。他说的最刺心的话是：我们男生的事为什么要你来管？你是救世主么？

我以为我们的缘份就到此为止了，但若干天后，他又来给我讲作文的写法，他说写作需要用三段式，有了这个诀窍，议论文也难不倒人。他高谈阔论，却不允许我提一点疑问。他一旦不占绝对上风了就不怎么高兴。柯玲玲说，他就是那种要有人哄，又要有人出气的男孩。

柯玲玲是个有漂亮小酒窝的女孩，胖胖的，在课堂上有些慵懒，但她在某些方面智商超常，比如说应

酬话，比如对付男生，往往她一个眼神，男生们就恨不得赴汤蹈火。我总觉得她这一手是从她母亲那儿遗传到的。她的母亲小名阿夏，据说是全世界最风流的女人，她虽然三十多岁，可仍风情万千。柯玲玲的父亲是个胖头胖脑的男人，听说他是这一带唯一说过阿夏坏话的男人，他总会边骂边提着刀追出来，要砍他美貌的妻子，但半日之后，人们又能看见他们和好如初，互相依偎着在荡马路，因此我怀疑阿夏是揣有什么魔法的。

在柯玲玲的提示下，我果然发现博士张过于骄傲，有时他借我的笔记参考，用罢总是要责备我字迹不清，思路混乱。有时我说几句刻薄话，他就大为生气，几天不理不睬，说要让我尝尝骄傲的代价。

后来，学校停课演样板戏，宣传队让博士张演李玉和，他本不热心，但听说管文桦为争这角色到处游说时，他不再犹豫。恰巧，柯玲玲演李铁梅，他们两个需要在一块排练，一个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个唱“我家的表叔”，反正，唱到关键处，他们得有接触，好像是演父亲的要摸一下演女儿的头。这本是演戏，也很自然，偏偏柯玲玲演到这儿总要作怪，要么笑得喘不过气来，要么就缩头缩脑。导演一气之下，让他们自己回去练。

柯玲玲提议去她家练，博士张就对我说，让我一起陪练。我本来是极愿意的，但他的口气太居高临下，仿佛这是恩赐。况且柯玲玲表现出对我的极大的不欢迎，她甚至说，他像是在唤一个奴隶。

我径自回家，可一到家，我就处处出错：要么打翻了桌上的茶杯，要么钢笔头突然掉了下去，可那时我并非察觉那个错误会多严重。

那之后，博士张经常出入柯玲玲的家，后来戏演完了，他仍频频出入那个家。有一次我向他借书，他微笑着，神情恍惚地递给我一个笔记本。我刚想接过来，突然从那儿掉出几张放大的照片，有柯玲玲妩媚的微笑，也有她拿着红灯的剧照，顶让我大惊失色的是其中还有阿夏的照片，她盘着发髻，笑得妖冶，两只眼直勾勾的，她的手托着腮，活像一个老少女。

他见我紧盯着照片看，就一把夺过它们。他还像过去那样骄傲地微笑着，然而他的眼睛却躲躲闪闪，一直找不到停留的地方。这时，柯玲玲赶来了，她穿着色彩大胆的那种开领很低的衣服，表情有些洋洋得意。她带着浅薄的女孩的作派，对博士张说：“我妈让你三点半去我家。”

他不置可否，朝我看了一眼，那一瞥中带着无奈又纠合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仿佛看到我们之

间的缘份被挑破了，从此再难愈合。柯玲玲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切，她在女生群中名声坏极了，现在她又把她唯一的女伴推开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鲜亮的唇中迸出一句话：“什么前世缘份，别痴心了。”

从此，“罗丹”这个我和他默契的代号和照片都渐渐被我遗忘，我们仍天天见面，但形同陌路人，再没发生任何巧合。后来，就传来风言风语，说有人看见博士张和柯玲玲在暗处亲吻；还有人说，是阿夏纵容女儿那样做的，她是个贪财的女人，看中博士张家的家底；更有人说，阿夏一向有迷惑男孩的劣迹，总之，他的名字总与柯家母女联系在一起。

到了临毕业那年，已经没人再唤他“博士张”了，只叫他的尊姓大名，他变成班内闷头闷脑的男生。他常在课间用两个分币揪掉唇上的软胡须。这期间，他的母亲来校了几次，她是个腰板笔直没有笑容的女人，据说她是来让班主任制止儿子与柯家来往的。她说话的样子很像个讲究原则的纠察，而不像个有魅力的母亲。我想努力把同情转向这个失去好儿子的母亲，可心中却不得不承认，阿夏比她讨人喜欢。

毕业前夕，柯家领着女儿去张家认亲，张家先是要将他们扫地出门，可被对方“公了还是私了？”这话一逼，也就顺乎潮流，认下了这门亲事。毕业后，听

说他们双双去淮北插队，第二年就生下了接班人。这些年来，偶然能听到他们的音讯，说柯玲玲提出离婚，可不知怎么却总也离不成。我疑心她并不真正想弃他而去，因为她有其母传授的魔法，他永远只是她手中的一张牌。

阿夏已经老了，大大的发福，但她的对男孩女孩的兴趣不减，她甚至还同我谈当年提过的前世姻缘，说完她就笑，她只有笑时才能略显当年头号美人的风采。

每年三月十五过生日时，我都会想起“罗丹”这张照片。尽管“前世姻缘”永远只是个错觉，但有个骄傲而又脆弱得要人去哄的男孩却一直在我心中闪着神圣的光辉，他没有别的名字，他就叫罗丹，永远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纯洁聪明的男生。

我时常被两个神秘的问题困扰：人为什么要成立家庭？假如父母婚后不育，那么我是否会成为另外一家人的女儿？我为此后怕。

第二章 父母之爱

记得我曾追问过母亲，当年为何不嫁别人偏偏嫁给父亲，母亲让我弄得一愣，好像我猛地摆出个隔了几世的古董。她想了一会，才含糊其辞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如你们这一代人聪明。

父亲也许是全上海最瘦的人，但他的肩却异常宽，像一个魁梧男人的肩，他的衣服总是肩那儿撑得满满的，而袖笼空落落的，他适合拍半身照，在那种照片中，能看出他早年的军人气质。

父亲在家中是个核心人物，他的薪水最高，我们

主要是靠他的收入长大的，有着较体面的生活，然而虽然如此，他在家人的心目中，却像一个可以同他讨价还价的老好人。主要是他从不斩钉截铁地立一条规矩，他对我们说什么时，都带着一种软弱的口气，求人一样。我从小就做过那种把他的笔记本扣下，要求他拿电影票来换的恶作剧；他不发怒，也不说话，只是沉思着抽烟，可再沉思他都拿不出杀手锏。倒是他的一个常来我家的秘书，满脸是笑地说几句有分量的话，速战速决地结束问题。当时，父亲正管着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因此我总怀疑他的下属们被他打过仗立过功的履历吓住了，否则，都会同他造反的。

与家务有关的事，父亲都不怎么上心，母亲谈及家里想添置家具什么的，他都答应着，假意在听；当让他表态新购置的物件该如何置放，他才认真起来，谨慎地问：“你说什么？”所以家中一般大事小事，都由母亲决策。母亲是个对生活有热情的女人，喜欢把房内的摆设换来换去，喜欢让一家人大扫除，也喜欢过年过节有亲戚来往。父亲有时有点看不惯母亲的忽冷忽热，不喜欢太繁琐的日子，但他只是在背后嘀咕几声，一切随母亲，对她的主张尽量言听计从。

在我们家，父亲似乎是最穷的人，他的手绢总

是家人笑话的口实，旧得像破布一样他还舍不得扔。他花钱很仔细，衬衣领子破了就让母亲给他翻个面，有一次他被母亲催着去买味精，他给营业员一毛钱，取过味精就走，因为他瞥见味精的价目表上有个一，但实在想不到一小袋味精居然要一元。这件事，被家人加油添醋地编成一出喜剧，常常成为饭后的余兴节目。母亲说，父亲只在两件事上花钱如流水，一是抽烟，他从胸袋中掏出钱买整条的好烟时，往往神情怡然，仿佛是给钱找了个最保险的归宿。其次就是接济老家的父老兄弟，父亲是他这一辈人中的大哥，他塞给老家人钱时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他那种迫切和在所不惜的慨然总让我心里暗暗愤怒，隐隐约约感到受了伤害，我们这个家并不是父亲的唯一。

从我记事起，每次发高烧总是由母亲牵着我的手去医院，她心急如焚，一副大难临头的慌乱总能让我体味到母亲的舐犊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父亲永远不在场，他只在幕后，不动声色。母亲急起来，往往抱怨父亲不关心家人；可母亲又有些怕我们心中的父亲黯然失色，她情绪好时，又会来抹擦我关于父亲不称职的印象，她说，我出生的那天，他知道自己当了父亲，激动无比，奔到外面买了个大红的闹钟。母亲说这番话时常常隐含着一种知足和骄傲，